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  
第十九回 看新娘眾公子解橐 憎秃婦兩親母爭鋒

話說雲從龍等人吃過了酒，散坐閒話，忽聞伯青說，有句笑話忘卻說了。眾人不知何事，齊來詢問。伯青道：「我家連兒，前日已娶了房家小。據他說雖是鄉下人，倒很下得去，人又體面，又敦厚。明日三朝會親，要請我賞臉，到他家去看新娘。你們聽，可是笑話。」王蘭道：「那也何妨，明日我們大家都去，既然他說人頗體面，倒要看看你家尊紀夫人，是個甚等人材？」眾人聽了高興，都願同去。伯青道：「好在連兒家相隔舍一不遠，只要轉兩個彎。明早諸位在我處會齊，一同步行而去最妙。」眾人稱是，辭謝從龍，各回私第。女客等也各乘轎回去。伯青到了府內，喚進連兒道：「你明日請我到你家去，適才與諸位老爺言及，他們也要同去看新娘。你卻不可花費太甚，只要一二樣適口酒肴就是了。」連兒聽得諸位老爺同去，好生歡喜，答應了聲退出，飛風跑到家中，對他娘道：「真正難得，明日不獨府裡少老爺來，連相好的一班老爺們都要來呢！你今晚把內外打掃潔淨，我要去預備一席上等酒肴，明日好用。」說著，轉身出門去了。他娘聽得也十分歡喜，忙同著新媳婦四處打掃。

原來連兒姓賀學名連升，自幼服侍伯青讀書，改名連兒。伯青見他樸實，凡事另眼看待。連兒六歲上喪父，只有個老娘。幼年定了東鄉里潘家的女兒，潘家也是個土戶，有幾畝田地。現在見女兒大了，又見連兒在祝府頗有出息，家內甚為圓活，催著他家迎娶。連兒同他娘商議，在祝府旁邊尋了一所房子，六間四廂，外有一個起坐。房屋雖然不多，倒還軒敞。連兒又當面求了伯青告假娶親，伯青念他自幼伺候謹慎，賞了他一百銀子做娶親費用，連兒很置備了些動用物件。擇了吉日，迎娶潘家女兒過來。潘家女兒小名喚做壽姐，比連兒小一歲，雖然是雙大腳，皮色雪白，身材小巧，倒還看得過去。明日是三朝，潘家要來會親，連兒想誇耀親眷，所以請伯青來看新娘。伯青滿口應允，連王蘭等人也要同來，真乃喜出望外。少頃，連兒回來幫同他婆媳收拾，在起坐內設了幾座，掛了燈彩，又去央了幾個人來伺候茶酒，直忙到二更，方各自安睡。

壽姐回房對連兒道：「明日府裡的老爺們來，我聞得他們這一班人都是少年老爺，又是官紳人，據說個個生得似天仙一般。我想世上的人，不過都是這個樣子，難道他們多隻眼睛，多個鼻頭麼？我有些不相信，好在明日就看見了。」連兒搖頭噴噴的道：「真正你是個鄉下人，沒有開過眼界。這一班老爺都是少年新貴，天子門生，個個是天上星宿臨凡，非同小可。你還認得他們是那些平等人一樣麼？遲幾日，我再領你到府裡去見少奶奶與嫁到江府的大小姐，你更要認做觀音出現呢！就是我區區，自幼在府裡伺候，穿房入戶，除了老太爺、老太太，少老爺、少奶奶一班家主，那內外幾十個人，誰能及得我連二爺？誰不趨奉我！即如老祝安，是三代家人，在府內要作得六分主，他還要另眼待我。就是我這個地步，也不容易，亦是前生修得有造化來的。我們早點睡罷，明日要起早，伺候他們來呢！」壽姐聽得高興，恨不能暫時隨丈夫到府裡去見見面。一宵無話。

次日黎明，連兒起身囑咐他娘，同壽姐領著央來的一起人，再行四處打掃一番，「我要迎接諸位老爺去」。說著，急總的去了。少刻，潘家鄉下的親眷，與潘老兒夫婦、兒媳陸續俱至。連兒的娘接入，眾人行過了禮。潘婆問及女婿，壽姐道：「今日府裡少老爺們要來呢，你女婿清早就迎接去了。」眾親眷聽了，又懼又喜，懼的是府裡人來無處躲避，見了面怎樣好；喜的見見這班人，也長點見識。眾人不言不語，心內都懷了個鬼胎。

不多一會，見連兒跑的滿頭大汗進來，對他娘道：「老爺們來了，快領著媳婦伺候迎接行禮。」眾親眷一嚇，都躲入房內去了，又亂擠亂推的爭著在門縫裡朝外望，帶來的小孩子又擠的哭了起來。眾人分外手忙腳亂，一面哄騙孩子們不哭，一面還要探頭探腦的張望。早見伯青等人，由外面搖搖擺擺的同走進來。今日各人皆是便服，腳下卻穿著靴子，一個個貂冠狐裘十分華麗。有的穿鵝黃袍子，絳色短褂；有穿緋青袍子，朝緞短褂；有穿淺藍袍子，薑黃短褂，盡是各樣顏色配搭，深淺不同。人材又俊美，衣服又鮮明，把眾親眷的眼睛都繞花了，癡呆呆的立定不動。內中有幾個老年的，口中低低念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這才是前世修來的，也不知敲破了成千累萬的木魚呢！」

連兒斜著身子，迎請眾人至客座內坐下，連兒的娘忙上來請安道：「蒙諸位老爺賞臉降臨，真乃邀榮格外。」伯青笑道：「我們倒打擾你家了。」他娘連說「不敢」。回身取了氈條鋪下，命壽姐叩頭。壽姐早在房內打扮齊整，出來故意裝著斯文，慢慢的走上氈條，扭扭捏捏下拜。伯青等皆微微抬身，若作答禮。眾人看壽姐，團團的臉，皮色倒還白皙，就是脂粉涂得多些。額上紮著一條元色嵌花綢帽，烏油油的一頭濃發，鬢邊插了十數支五色絨花。上身穿件綠布羊皮襖子，加了件青布單褂，寬鑲大滾，腰繫元色布裙，迎面拖了條紅綠絲絛。腳下穿著藍布鞋子，繡的滿幫花連那火紅業靶上，都繡的花朵，雖然一雙人腳，倒生得圓俏。眾人暗道：「怪不得連兒誇贊他妻子好，鄉下人行這個樣子，也算出色的了。」

伯青向眾人丟個眼色，在身畔取出兩錠銀子，約行二十多兩，用紅紙包裹，遞與連兒道：「多謝你妻子叩見，我們給他買花戴罷！」眾人也各賞給了若干，或十數兩、七八兩不等，約共有百兩有餘。連兒忙叩頭謝賞，轉身交與壽姐，又叫壽姐也叩謝了，方退了進來。壽姐回至房內，把銀子攤擺在桌上，眾親眷齊圍攏來觀望。潘老兒夫婦笑的口都合不攏來道：「真是一班大老官的出手，見面禮就賞了百十多銀子。」對壽姐道：「要算鉅；的小造化，碰見諸位財星老爺了。」壽姐亦歡喜非常，取過一塊布，將大小銀包片：在一處，裹好收入箱內，做私房了。外面連兒調開桌椅，擺齊酒席，請眾人入座。伯青因在他家人處，推從龍首座，王蘭、漢槎對面二席，三席上橫頭梅仙，自己坐了主位。連兒又邀了各府家丁，至對進房內吃酒，合席斟了杯酒，復到上面來伺候。連兒的娘領著壽姐在廚房照料燙酒上菜，裡面眾親眷都擁擠在窗櫺眼裡偷瞧，評論這一個人材好，那一個品貌好，甚至意見不合，爭論起來。

壽姐忙了一會，回到裡面輕輕扯他娘的衣袖道：「媽媽你看，臉向外坐的那個人姓金。你女婿說他本是個唱戲的小旦，府裡少老爺前年進京會試，聞得他是個好人家出身，替他贖了身，又帶他回來，終日平吃平坐。如今又代他捐納頂效，這姓金的也算碰著好機會。說破了留神看他，果然與眾位老爺們不同，笑起來頭就有點扭，說話又多把眼角去望人，真有三分女子家的形態。」眾親眷聽了，人人都去望著梅仙。又嫌那窗櫺眼裡看不明白，慢慢的擠了出來，都站在窗子口觀望。由梅仙頭上望到腳，又由腳底望到頭。望一會，又兩個三個唧唧噥噥的，指手划腳談論。

梅仙初時並不介意，後來見他們都望出神了，又隱約聽得說什麼戲子小旦。梅仙不由得滿臉緋紅，不好意思起來，借著看別處，轉過身子去了。王蘭一眼看見，早已明白，大笑道：「小隴，你不要做了衛玠，被人家看殺了。那時我們豈不少了一個知心朋友。」席上眾人聽說，一齊掉過臉來，哈哈大笑，把個梅仙分外笑得難過，坐又不是立又不是，只得托言酒醉，催著眾人吃飯，「好回去罷」。又道：「我們不可久坐，他家親眷還要坐席呢！」眾人齊聲稱是，都停杯喚飯。少頃席終，吃了一鍾茶，各起身回府。

連兒的娘同壽姐，直送至門外方回，對潘老兒夫婦道：「有累親家親母，及諸位新親捱餓了。」忙收拾了客座內的殘席，重新擺上幾桌酒飯，請眾親眷入席。連兒送過伯青等人回府，也來家了，叫他娘陪坐。自己脫去大衣，到廚房內與壽姐料理，讓央來的人好去吃飯。大眾雄談豪飲，直吃到日色偏西方止。

此時雖是十月底，節令正屆小陽春日，天氣甚暖。壽姐忙得渾身是汗，到房內將上蓋皮衣脫去，坐在小杌子上少歇，那額上汗滾滾的下來。連兒忙了一日，身子亦乏，見外面各事清楚，也回到房內，躺在牀上喘氣。見壽姐不住的用手巾拭汗，臉上的粉早間又太搽多了，流得一條一條的粉痕，額角上又有許多黑漬。連兒只認做壽姐在廚房裡沾的灶灰，又可憐他今日勞碌狠了，道：「這個人太古直，既如此熱法，何妨將包頭除去涼涼，難道自己丈夫面前，還拘禮麼？」起身道：「我代你把包頭除掉了罷，免得被汗弄污了。你頭上灶灰不少呢，除下來也好好用水洗臉去。」壽姐忙道：「我不能除包頭，自幼有個頭風病，受了風登時即要發作。六

月天，我還紮紗包頭過夏呢。」

連兒只道他說謊，不向分說，走過來將他包頭摘下，不料一頭的頭髮，都隨著包頭摘了下來。連兒這一嚇，非同小可。壽姐未曾防備他來硬除包頭，搶奪不及，已被他摘了過去。急得雙腳亂跳，兩隻手遮住頭皮，眼淚都急了下來，道：「你坑死我了，誰與你這樣惡鬧。」連兒定神把他頭上仔細一望，直氣得三屍出舍，七竅生煙，把包頭使勁的一擰，重新又躺到牀上去，冷笑道：「我做夢呢，今日揀明日揀，揀出個破傷風來了。天下禿子也多，沒有見過你連一根戾毛都沒得，真正禿成精了。笑話，笑話！」

原來壽姐自小害了一頭癩瘡，害到十三歲才好，頭皮都害老了，半根頭髮都長不出。一年四季，皆用假髮紮在包頭上。到了冬令，是他極喜歡的時候，理應要紮包頭，沒人看得出來是癩子。交了夏令，有人問他紮包頭的緣故，他即托言頭風。本來可以不嫁，無奈自小許了賀家，所以揀在冬季出嫁。過個三月五月，就是婆家識破了他是個禿子，木已成舟，也只好罷了。如托言頭風，一輩子瞞了過去更妙。

不意才到三朝，就被連兒識破，娘家親眷又都在這裡，如何不急？兼之壽姐一生，最惡人叫他禿子癩子。雖小孩子叫和尚禿頭，與人說蠟燭，他都要生氣，連他父母都忌諱這個字，說酸酸苦辣的辣味，叫做狠味，以避這個辣字與癩字同音。今日無辜的被連兒禿長禿短，羞了一起，好似火上澆油，惱羞成怒，也顧不得是新媳婦了。一聲冷笑，氣生生的道：「好笑，我禿在我的頭上，於你何干？況且我自幼即禿了，也是天生成的。你若不喜禿子，好在我爹媽哥嫂都在你家，把我休去了罷，好讓你娶個有頭髮的來家，稱心如意。」

連兒正在好氣，又聽他說出不講理的話，氣上加氣，立起來把桌子一拍，道：「放你娘的清秋屁，不曉得你媽當日怎樣生出你這個蠻禿子來？三朝的媳婦，開口就說休掉了。你若過了三年五載，你還要打婆攆丈夫呢！難道頭髮禿了，理也不講麼？」壽姐聽連兒破口罵他，索性胡鬧起來，也罵道：「你不曉得我媽養出我個禿子來，我也不曉得你媽怎樣養出你個有頭髮的來？你既開口罵我，人人皆是爹媽養的，那個從樹權裡掉下來的，而且你的媽現在坐在外面，我也會罵。你說我不講理，你罵人父母倒誹理！」連兒見他反唇相向，臉都氣青了，脫去上蓋長衣，要來打壽姐。壽姐也站起身來，要與連兒拚命。

堂前連兒的娘正陪著眾人閒談，忽聞房內兒媳高聲吵鬧，大為詫異，忙跑進房來。潘家夫婦與眾親眷也跟了進來。連兒的娘走入房內，見兒子與一個不像尼姑，又不像在家，僧不僧俗不俗的人，在那裡對跳對罵，很嚇了一跳。大凡禿子十個即有九個黃癩癩的頭皮，試想雪白的個臉，焦黃的個頭皮，一根頭髮全無，身上又穿著女衣裙，比怪物還難看一倍。他娘做夢也想不到，是他的媳婦。仔細定睛望了一會，方才認清楚了，急問連兒道：「你這殺頭的，多分是瘋了，娶個老婆來家三天還沒有過完，就鬥起口來，被旁人聽得要笑殺我家呢！究竟因為何事？壽姐原何又變出這個形相來？」連兒望著他娘頓腳道：「真正我的親娘，他若不變出這個形相，也不致淘氣。」遂將始末根由，細說一遍。

他娘聽罷，不由得心內抖抖的氣上來，冷笑了聲，發話道：「我當什麼天大的事兩口兒要拚命。原來為的這件事，也是你命裡所招，該數娶個禿老婆，只好怨命罷了。就是淘了氣，他也不會長出頭髮來。但是壽姐兒既有這個短處，亦該讓丈夫一句，方是道理。天下做丈夫的，沒有個不歡喜討個標緻老婆，難不成還歡喜禿子麼？怎樣開口即說把我休掉了罷，也不像句說話。三朝媳婦即如此潑悍，若年深月久，還要做我家祖宗呢！那時，連氣兒更不敢呵一口了。難得親家親母、小親家夫妻相巧在此，又有諸位賢親同來，倒要說個明白，不然還認做賀家的兒子坐家欺人，這不是笑話麼！」

潘老兒夫婦與眾親眷在連兒的娘後一腳進房，抬頭見壽姐光著禿頭在那裡亂喊亂罵，暗恨道：「這個丫頭真不是人，與丈夫淘氣也不應把包頭除去了，現出本來的怪相，難道氣癡了，連生平最忌諱的事，都不顧了。」兩家的親眷都看呆了。有的曉得壽姐是個禿子，暗地搖頭道：「壽姐兒來不得與丈夫淘氣不妨，不該把自己暗病披露出來。才過門三天的媳婦，即將小名子說出，怪不得他丈夫生氣。此時又引出他婆的夾七夾八的話，看起來都是壽姐白取其辱。將來怎樣在賀家做人？」還有不曉得壽姐是個禿子，反嚇了一跳，道：「我們看見他十七八年，卻不知道他是個禿子，他要算會瞞藏的了。為何到了婆家，才三兩天就現出本相來，難道嫁了人就不怕丑了麼？」

潘老兒夫婦聽了連兒的話，方才明白。又聽得他娘說些不生不熟的話，句句都怪他女兒不好。潘婆也多起心來，道：「親家母太太，你倒不要偏著腸子說話。雖然是你兒子命裡所招，可曉得我女兒也是天生這個破相，無可奈何。況且是自幼定的親，他小時原不禿的，就是個禿子胡混你家，譬如一件壞東西，你既瞎眼收了下來，也只好自認晦氣。親家母，不是我說你，若大年紀說出話來都不公道，全庇護著你的兒子。人家女兒不過少兒根頭髮，亦是十月懷胎，三年乳哺養成的。眾親眷皆在這裡，評一評誰是誰非？親家母還說不欺人，分明欺足我潘家了。」

連兒的娘臉往下一沉，道：「親家母太太，你說我不公道，偏護兒子。我倒要請問你，女兒到人家做媳婦，一要孝敬公婆，二要順從丈夫，才是正理。就是丈夫嫌你是禿子，說幾句亦該逆來順受，怎麼開口即說，休掉了我罷。被旁人聽得，也不雅相。不說我賀家不會教訓媳婦，只怕要說你潘家不能管教女兒呢！親家親母與諸位賢親在此，不是我賀老媽說句放肆的話，你親家母今日在這裡，懼你手段狠嘴口利，護著你家姑娘派我家母子個不是；你只能在我家一時半刻，不能在我家一年半載。俗說嫁出門的女潑出門的水，在我賀家做媳婦，即要遵賀家的規矩，若要與丈夫對吵對罵，我家幾代不得這樣媳婦。而且婆管媳婦，家家有的，就是冤屈了他，告到官也不派問婆的罪名。若是妻子想挾制丈夫，不能呢！」

一番話，把個潘婆氣得話都說不出來，加以兩家親眷亦反駁起來，賀家親眷幫著賀家說娘家，潘家親眷幫著潘家說婆家。

潘老兒的兒媳也護著妹子，與連兒母子爭論，各執一理；紛爭不已。內中有幾個老年親眷，上前止住眾人，道：「你們真是笑話了，既然從中解勸，你們倒爭較起來，不是來熄火，反是添油了。俗云：割不斷的親，打不斷的鄰。你們生了氣也沒用。」先將連兒的娘勸出房去，又說連兒道：「你若省一句，也不致帶累兩個老人家淘氣，你出去走走罷。恐祝府裡有事，要來尋你。」

連兒穿了衣帽道：「我也不得力氣與這蠻婦講論，我是立定主見不要他了，聽憑他潘家告我無故休妻去。」說著，忿忿的出門去了。潘婆聽了，氣上加氣，罵道：「連這小野種都欺起我來了，你是我的女婿，算個半子，你若不遜，我即打了你也沒處叫屈。」連兒的娘在堂前高聲道：「親母，你不要破口罵女婿是野種，你女兒亦不是家種了。你也知道女婿是半子，可以打得；可知媳婦亦如個半女，若不循規矩，更可打得了。」幾個老年親眷，又極力勸住兩邊。

房內壽姐一頭滾到潘婆懷內，哭著說著道：「媽媽，你可聽得他家的話，你就有十個女兒嫁在這裡，要弄死九個呢。媽媽，我跟你回去罷，我情願在家裡吃一碗剩茶剩飯。你媽媽只當女兒是個殘疾，嫁不出去，也要養老的。他賀家縱然是天宮月府，我也不希罕。」：眾親眷忙上前扶過壽姐，替他紮好包頭，勸道：「姑娘你又來鬧了，你媽媽才息了氣，何苦又引他作怪。姑娘，不是我們說，嫁到人家做媳婦，原是難的。那有在家做女兒受用，也只要凡事勤謹合理，公婆亦不能格外搜求。多年的好媳婦，比女兒還強呢！若說由得自己要來即來，變去即去，人家嫁女兒倒不致哭著送上轎了。嫁到婆家，好似另投一個胎呢。姑娘，我勸你各事耐煩些，賀老太太也不是不講理的人，只要你做媳婦的不錯，他也無甚話說。即如今日這件事，說開來就罷了，難道他家當真嫌你是禿子，既娶了來家，也只好算歇，自家婆媳還記恨麼廠又取水代壽姐淨面勻粉點脂。

眾親眷見兩家既鬥過了口，料想沒有晚飯款待，又見天色不早，來勸潘老兒夫婦同行，還要趕出城呢。眾人與連兒的娘作辭，他娘道：「今日倒簡慢了諸位賢親，想不到新親淘氣，真惹諸位笑話。又承情勸解，容改日登門再奉請謝罪罷。」潘婆也立起身來，對壽姐高聲說道：「兒子，做媽媽的去了，只怪當日爹媽瞎眼，把你許了這不懂理的人家。你也只好怨命，凡事忍耐些，若真正不得過去，那時自有爹媽作主。我家好在是個活新鮮的女兒交代賀家的，還怕他生吞了下去。」潘老兒道：「你又囉嗦引氣淘了，走罷，走罷。既然眾賢親說開，有理改一天再敘。」眾親眷齊聲稱是，簇擁著潘婆出門去了。連兒的娘正滿臉堆歡相送眾人，忽聽潘婆發作，他頓時變了臉，也高聲道：「不要活見鬼，這些大話來嚇誰呢？你家活新鮮女兒交代我又怎樣？我既有本領生吞了

他下去，我賀家就不怕人。難道城裡的人，還被鄉下人欺了去。非是我誇口，大官大府也比你見識得多，你不要錯認了定盤星。」

壽姐見爹媽已去，坐在房內。聽得他婆發話，曉得得罪了婆沒有好討，又想「他才說我媽媽，你不能終日跟著你女兒，這句話真個不錯；縱然我受了委曲，媽媽來代我出氣，他又不能常跟著我。況且我家又住在鄉下，連送信的人，一時都找不出。現在丈夫又與我反目，他家通共三個人，我倒得罪了兩個。我是要在他家過一世日子的」。想了想，只得揩乾了眼淚，忍著氣裝成笑臉，取了盞茶送到他婆面前道：「娘吃茶。」連兒的娘只當沒有看見，也不睬他。壽姐又裝了袋煙，點了火道：「娘吃煙。」連兒的娘抬頭見他包頭紮好了，不說破是個禿子，倒還有富厚之相；又見他低聲下氣，問茶問煙，想他已知我利害，從此可不敢再撒潑了。而且是自家的媳婦，要長久相處的，何能各存意見。用手接過煙袋，吸著了火，道：「天已晚了，你可去預備夜飯吃罷。你忙了人半日，也該餓了。」

壽姐見婆息了氣，和顏悅色的向他講話，忙答應了聲，取條圍裙紮在腰內，到廚房先煮熟了飯，又把請客的剩菜暖了兩樣，盛了一碗飯，先送與婆吃，自己坐在對面，陪著吃畢，收過了碗箸，舀水與婆淨洗手腳。連兒的娘道：「你的丈夫今晚多分在府裡歇了，你去關好門戶，我要睡了，整整忙了一天，腰骨都覺得疼痛，好上牀躺去。你也去睡罷。」壽姐取了燈，照著婆進房，服侍睡下，自己才回房去。

不說家內婆媳和好。單言伯青等人在連兒家吃了酒，邀著眾人到伯青書房內小坐閒談，無非說的是賀家鄉下親眷的話。王蘭道：「那些人偏生都望著小驢，是何緣故？難道鄉下人也曉得小驢標緻？」梅仙道：「者香又說戲話了，我該應面朝外坐，緊對著他們，倒是望得我實在難過。他們又唧唧噥噥的不知說些什麼？」

忽見祝安進來道：「回諸位少爺一句笑話，少爺們在連兒家散後，他夫妻淘氣，兩親家母亦對面鬥口。說是因新媳婦是個禿子，禿的一根頭髮都沒得。連兒的娘護著兒子說媳婦，潘家護著女兒說女婿，所以兩親家母才合起口來。連兒別氣，要到府裡來宿，說不把妻子休去，他一輩子都不回去。請少爺叫他上來，呵斥他幾句，押令他回去。」伯青笑道：「他家新媳婦上好一頭的頭髮，怎說是個禿子，真真不相信。你將連兒叫進來，待我開導他，不能是個禿子，就不要了。」祝安答應下來。

少頃，連兒上來站在階前，眾人見他垂頭喪氣，臉上一紅一白的。伯青道：「聞祝安說，你與妻子淘氣，因嫌他是個禿子，又引得你娘與你丈母鬥口，可是有的？」連兒道：「不瞞爺說，若是尋常禿子也罷了，他禿的頭髮一根都沒得，直頭是個尼姑子模樣。小的發恨不要他了，情願終身娶不成女人，都不懊悔。」伯青笑喝道：「胡說，自古娶妻在德不在色，只要他處家勤儉，孝順婆婆丈夫，就是好媳婦了。即如娶個標緻的，不是懶惰，即是不孝順公婆，不敬重丈夫，那時你卻怎樣？況且小戶人家，妻子過美亦非好事。俗語：丑婦家中寶。我看你妻子，人還敦厚老實，不過少幾根頭髮，遙想他頭上戴的是假髮包頭，不說破也還過得去。你現在別氣不回家去，可知你娘更外煩惱。倒不是媳婦忤逆婆，反是你忤逆你娘了。快些回去，安慰你娘方是正理。」說得連兒無言可答，應了聲退了下來。伯青又叫祝安送他家去。壽姐見丈夫回來，自然亦要柔聲怡色的安慰一番，連兒只得罷了。

祝府裡眾人，見連兒去了，說笑不止。王蘭道：「連兒被伯青說轉心腸，回家自必夫妻和好，這卻是一段功德。那新媳婦如知道是少爺勸轉仙丈夫，不知怎生感激呢！多分明日定要踵門叩謝。」伯青笑道：「只怕他家要怨我們一班晦氣星，到他家走了一遭，引得他婆媳夫妻兩親母鬥氣。下次若再有事，真正不敢驚動。者香還說要感激，只求勸轉連兒從此相安，功過一抵，就萬幸了。今日這件事，倒引起我一樁心事來。我們在座諸人親事，皆娶過了門。托天僥倖，雖不十分美貌，卻也不禿。惟有者香尚在未定桃夭，只恐洪小姐是個禿子，同連兒家新媳婦一樣，豈不辜負我者香才貌雙全了麼。」說得眾人狂笑不止。王蘭也笑道：「你真個多慮。我怕伯青夫人明日得個蹊蹺病，單把頭髮落得一根沒有，我又代你愁了。」

眾人正在說笑，見祝安送了封信進來道：「是王少爺那邊管家送過來的，說是京中洪大人的信。因來足稱緊緊要的信，立等回話，恐少爺回府遲了，耽擱他。」伯青拍手道：「才說這話，洪府即有信至。我怕就是送洪小姐禿消息來的。」眾人又大笑起來。王蘭不理眾人，接過信來拆看。未知洪鼎材來信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